

明月照我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897816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897816>.

Rating:	Teen And Up Audiences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第一部：朝歌风云
Relationship:	姬发/殷郊
Character:	姬发 , 殷郊
Additional Tags:	发郊 - Freeform , 姬屋藏郊 - Freeform , 二王一后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06 Words: 6,262 Chapters: 1/1

明月照我

by [minmin_suifengyuanqu](#)

Summary

内容如tag所示。本号为代发，原作指路老福特长安某。

姬发匆匆行走在庭院中，面沉如水。

今日从朝歌传来了殷寿死而复生的消息，当时帐下议事的众人听了此信，脸色都极为难看，尤以姬发为甚。他不似平日里沉稳内敛，愤怒与狠厉充斥在他神色间，殿中霎时如积云一般沉寂。还是姬昌面不改色，叫他坐下，商议应对的办法。

在那之后姬发一直心事重重，夜至深才回寝居休息。他一路想着事情，根本不曾留意院中的些微异常，直到走至自己寝殿门前，才惊愕地止住了脚步。

紧闭的房门内传出一声微弱的呻吟。

那声音很轻，低低的绕在姬发耳边，像是有人忍耐着痛楚，又像是……

姬发彻底黑了脸，转身就要去院外叫来戍卫，却被下一声呼唤钉在了原地。

万声停滞之中，只得那一句“姬发”入了耳来，叫他犹如雷击，乱了万千思绪：那是殷郊的声音，他绝不会听错。

姬发不及细想，推开房门直直闯进屋去，被反手关紧的门框发出巨大的声响。

“滚出去！”乘风袭来的物件被姬发歪头躲过，他余光瞥见那件极眼熟的玉盏。在朝歌的王宫里，殷郊最喜爱用它来盛水。

帷幔被匆匆放下半边，剧烈晃动着掩住了榻上承欢的身影，但那来不及遮挡的景象，已让姬发觉得刺痛极了：床上两人应是匆匆拉了被褥，只来得及掩住了交缠在一起的下半身，上位者正森冷地盯着他，而身下人只露出一一点白皙的皮肉和紧绷的脚尖。

那发出呵斥的男人，是那样熟悉又陌生。

面容成熟许多，裸露的上半身多了几道伤疤，虽半跪在榻上，但看过来的锐利目光中含着无上的威严，让姬发联想到很多不愉快的时候。

那就是他自己的模样，只是比如今的姬发年长些许。

四目相对，瞳孔俱缩。榻上的男人敛起神色，只是冷冷的看着姬发：“出去。”

年轻的西岐少主显然不会听从，他踏出几步，腰间的鬼侯剑直指床榻：“何方妖孽，胆敢在此胡作非为！”

年长的男人嗤笑一声摇摇头，微微挺了挺腰腹，去看他身下的人：“我年轻时，这么蠢吗？”

榻上缠绵的两人，正是已为天子的武王姬发，和他的王后——殷郊。

年轻的姬发没有听到另一声回答，只捕捉到一声闷哼，很黏腻，但让他再次确认了那声音的主人。

姬发皱紧了眉头，他不再提出无用的怀疑，愤怒地看向那位年长的自己：“你、你找了一个……不！我不会这样做，难道……”他蓦地盯上那半边帷幔，视线近乎要穿透那道薄纱，灼热得让人颤抖。

年长的男人发出了一声低喘，他略低低身，看着身下那微蹙着眉、眼中含水的人：“王……”未尽的话语被另一人的手掌止住，男人轻柔的按住那只手，侧脸亲吻着那光滑的手心，“知道了，我不说。”复又转头看向不远处的年轻人，挑眉：“除了他，还能是谁？”

得到肯定回答的姬发红了眼眶，他放下利剑快步到了帷幔前，却又急忙站住：“殿下？殷郊……”

“郊，你不见见他吗？”武王看着想上前却又犹豫的自己，不由一晒。

殿中寂静了好一会儿，就当姬发不管不顾要举步往前时，那只被武王按着肆意亲吻的手抽离开来，转而朝向了他。

姬发死死盯着那只手，耳边是自己震耳欲聋的心跳声，只见那帷幔被轻轻拨开，露出了他思念入骨的人来，正是殷郊。

姬发扑到榻旁，他顾不上跌落的鬼侯剑，跪下身去抖着手摸那人的脸：“殷郊，殷郊……”殷郊潮湿的脸庞上有些赧然，他眉眼间带了情事中的慵懒，那只挡着帷幔的手握住了姬发的手：“姬发，是我。”

长久以来的疼痛和恐惧在此决堤，泪水滚滚而下，年轻人哽咽着：“对不起，是我没……”殷郊的手抵上了他的唇，为他拭去泪水，不赞同的说：“别说那些，姬发，那不是你的错。”

姬发仔细地打量着殷郊，头一次确认眼前人与自己年轻的太子殿下已经有了些许不同，固然他们有毫无变化的容貌，但眼前的殷郊眉目间已经少了些许忧郁，而是疏阔淡然，看着自己的眼神是那样温柔包容，而那道横亘在脖颈上的赤色疤痕则让他瞪大了双眼，仿佛有滚烫的血液溅在了脸上，姬发想闪躲却又强迫自己去看，“很疼吧？对不起，殷郊……”

殷郊知道年轻人的痛楚，他劝慰道：“不疼的，姬发，你摸摸，这里会好的。”他拉住姬发的手，让那粗粝的手掌指尖去碰触自己的脖子，去确定那红痕已然痊愈。

姬发将那圈红痕摸了一遍，被殷郊如往常一般的模样安抚，狂跳着的心渐渐平稳，他已注意到那修长的脖颈上除了显眼的红线外，还有几朵艳丽的痕迹，一直延伸往下，说不出的淫靡，姬发将视线急匆匆收回，让自己只去看殷郊的脸庞。

一旁看着他们俩好一番温情的武王已经很是不满，被爱人忽视的他起了戏谑心思，他微微用力，恶意的在王后的身体里挺了挺。

“唔……”殷郊猝不及防，发出一声低哼，他不可思议地看向身上的男人，“你！姬发你敢……啊！”男人显然很不在意他的威胁，好整以暇地笑：“我以为你忘了我还在这里呢，郊。”

殷郊气急，他抬起腿去踹身上男人：“他还在这！你给我留些……”

武王顺着他的动作，将自己从王后的身体里抽出，又惹得身下人一阵轻颤低吟，索性掀了被褥，露出两人未着寸缕的下身来，他盯着殷郊赤红的脸；“他就是我，我也是他，别怕他，殷郊。”

殷郊忿忿地瞪了一眼武王，顾不上反驳，急忙合上双腿想遮掩身下狼藉，又转向一旁年轻的姬发道：“姬发，你先出去……”纵是他与姬发爱久情深，但被年轻的爱人盯着自己淫乱模样，他还是有些承受不起。

年轻人却未听从，只固执地红着脸，动也不动地跪在榻边，看着殷郊闪躲着他的眼睛和转过去的脸。

武王将身下人轻柔抱起，他让爱人坐在自己怀中，又抬眼示意倔强的年轻人，姬发顿了顿，继而脱了衣袍鞋履，利落地上榻。

殷郊被武王温柔的掐住下颌，他被逼着去看年轻的西岐少主，看那张疲惫又带执着地脸庞，“你看看他呀，殷郊……”湿润的舌在殷郊的颈子上留下痕迹，他在武王的固执下抚摸

姬发的脸。“你发发善心，可怜可怜他……”殷郊轻轻叹息，终于主动转过身子，在那燃烧着的眼睛上，给予了一个吻。

吻那样轻柔，却是被冒犯的允许。

姬发一直是擅于进攻的。他有力的臂膀圈住了殷郊的脊背和腰腹，将人从另一个自己的怀中抢过来，按住后颈就咬上了殷郊的唇，夺取这觊觎已久的甜。年轻人毫无经验，只知道在那双红唇上辗转啃咬，殷郊只觉得自己的唇上一阵刺痛，他无奈极了，一只手安慰的揉了揉姬发的耳朵，趁着间隙说：“轻一些。”在那又凑过来的嘴唇上轻轻舔了舔，姬发笨拙地跟着他的动作，去吸吮去舔舐。殷郊被他舔的想笑，真是好久没见过这样青涩的姬发了，他一边想着，一边打开齿关伸出舌尖，碰了碰姬发的舌。

这个挑逗的动作将姬发引燃了，他一手按住殷郊的后脑，一手掐住他的脖子，舌头挤进了怀中人的口中，与一条柔顺的舌交缠在一起。

殷郊被姬发吸着舌头吮，口腔里的敏感处被一下下扫着，不时发出闷哼，他软了腰，不由自主地往后，靠进了另一具炽热强健的怀抱里。

武王接住了心爱的王后。他舔吻殷郊的耳朵与后颈，享受着爱人的颤栗和依赖：“多舔舔他，郊喜欢亲吻。”又伸出双手揉按着怀中人的腰腹。

姬发听了指教也不恼，只一心想给殷郊快感，听话地吻着心上人的嘴唇，在他口中汲取着无尽的甘泉，舌头婆娑过舌头，又一一舔舐殷郊敏感的上颚与喉头。殷郊被弄得鼻息急促，水液渐渐蔓延出来，亮晶晶地沾染在身上。姬发顺着那水痕缓缓往下，无师自通的咬上那丰硕又柔软的胸脯，他吮吸着已经挺翘湿红的乳头，手也轻轻的揉捏着那印着片片红痕的软肉。

殷郊脑中已经有些迷蒙，他靠在身后人的怀里，双手又攀在眼前人的脖子上，发出一声声低喘，勃起的下身也蹭上了年轻人的下裳。

武王顺着殷郊的身体握住了那挺翘起来的分身，低头去咬肩上的一个小痣，在那圆润肩头上印下层叠的齿痕，手上不停，用有着茧子的指节磨着那娇嫩的龟头，殷郊的腰弹了弹，呜咽着彻底软在了他怀中，武王显然爱极了他的反应，抱着人往后靠了靠，双手掐住那丰腴的大腿，将他的身子彻底敞开在年轻的姬发面前。

可怜殷郊这个天潢贵胄，从小被教导的都是端方守礼，就算与爱人水乳交融，也不曾这么放荡过，羞得连脚趾尖都红了。

姬发握住那细瘦的脚踝，将殷郊的腿拉的更开些，看向身下人隐秘的私处，那里方才已被享用过一回，艳丽而柔软，微微翕动着吐出些许混着白浊的清液，姬发粗重的喘息着，他自然知道那是什么，热血上头间，他单手解开裤子，按住那节劲瘦的腰，欺身而上，将早就硬得吐水的物什抵上了软穴，一口气捅了进去。

“嗯……”殷郊咬住了唇，被这粗鲁的动作弄得白了脸，青涩的年轻人只知道在他柔软紧致的甬道里横冲直撞，他被顶的在武王怀中耸动，腰背也被一根热硬的肉棒磨蹭，他颤栗着，不知道该向前还是该靠后，混乱之中，只会向他最信任的人求救：“姬发，姬发……”

武王低头去吻殷郊湿漉漉的眼睛，双手揉捏着红肿的乳头，指甲抠弄着细小的乳孔，殷郊难耐地蹬着腿，他的身体对姬发太熟稔了，只是被玩着胸乳，那疼痛里就掺杂了丝丝爽快。

姬发在那湿热柔软的穴里抽动着，次次都凿进了最深处，从未体验过的快感让他迷了心神，丝毫未注意到殷郊身前的性器软了下去，只知道在那软穴里出出进进。

殷郊疼惜年轻的爱人，只含泪忍着，武王却不满足极了，他抚摸揉捏着殷郊全身的皮肉，抬起腿，一脚蹬在姬发的肩上，将人踹下了床。

“你！”正在浪尖上的姬发怒视着榻上的男人，不知道他发的什么疯。

武王将殷郊整个抱回怀里，臂膀紧紧按住他，不准他去担忧年轻的爱人。

武王一边轻柔的舔吻殷郊的唇，一边抚弄他颤巍巍的性器，直到那里又慢慢硬起来，才分了一个眼神给地上的姬发：“你把他弄疼了，莽货！”说完就不管那面露尴尬焦急的年轻人，只将怀中人放在榻上，细细的安慰着。

粗热的呼吸落在皮肤上，又流连到他双腿间，殷郊不住的呻吟，慌乱的摇头，“不行，不行，姬发……”他受不住那样，却依旧感受到微微抽痛着的软穴被温柔地衔进唇间，男人用舌尖一下下戳弄着那紧闭的入口，待那里放松些许，才探了进去，他轻轻舔弄着那还有些灼疼的内壁，舌头把那柔软的褶皱一一熨平，但也不再深入。只是用牙齿坏心眼的磨了磨入口出的软嫩，殷郊就喘得像上不来气，阴茎在空中抽动着，被挨上床来的年轻姬发套弄

几下，就扭动着腰射了出来。

武王抬起身，依旧箍着那丰腴的腿肉，不顾殷郊还在最敏感的时候，将自己滚烫的阴茎嵌在那蜜处，穴口收紧了抽动，内里渴望着那熟悉的硬物进来，殷郊的臀也不由自主地抬起来，一下下蹭着武王的胯间，仿佛催促他快些讨伐自己。

武王志得意满地一笑，他是最听王后话的，乖乖的将自己挺了进去，直到抵在了那最深处，才用力抽送起来。湿软的内里那样烫，裹着那粗大的肉棒，不舍得他出去太多，肉壁紧紧地缠上去，殷郊与他契合非常，只管呜咽着求：“再进来些，姬发……”武王自然要满足爱人，他将下身微微抽出，又重重一送，这样来回几次，每每都磨着那要命的地方将殷郊填得满满当当。

自下腹处的快感蔓延上来，殷郊松开眉头，后穴贪吃的越来越紧，那熟悉得饱胀感让他眉眼间都是愉悦与餍足，嗓子里随着那下身剧烈的动作发出柔软的哼吟，却在目眩神迷中被温柔抬起脑袋，他迷离的目光定在了姬发委屈地面孔上。

“对不起，殷郊，我把你弄疼了……”年轻的姬发捧着殷郊的脸，亲吻着他眉间的痣，又去舔他眼角的印记，一下一下，倾诉着无限的爱意与愧疚。

殷郊迷迷糊糊地看着姬发俊秀的脸庞，想着他到底年轻，也未经过情事，青涩得很有些可爱，于是他伸手摸摸姬发的脸，“你还小呢，无妨的。”

武王被他天真的话语逗得不禁笑出声，他下身动作不停，喘息着看向年轻的自己，嘲弄：“年纪小？那玩意可不小，嗯？”说罢又顶了顶腰，故意戳弄上殷郊深处的柔软凸起。殷郊哼了一声，又好笑的用脚踢了踢身上人的腰背，哪有人这样夸自己的，真不知羞。殷郊转向面色难看的姬发，推推他的腰，示意他靠坐下来，又将自己的头挪了过去，蹭到他胯间，含住了那还硬挺着的阴茎。

姬发不由深吸一口气，阴茎在那更柔软湿滑的口腔里涨得生疼，殷郊的舌头一上一下的舔着茎身，舌尖不时地刷过敏感的头，偶尔还裹住那里吸吮，姬发被那不亚于在肉穴里冲撞的快感击中，咬着牙哼了一声，才险险守住精关，没有一下子就射出来。

殷郊到底对爱人知之甚深，感觉到他紧绷了大腿，额头蹭着的腰腹也变得硬硬的，就知道这一招姬发很是受用，愈加卖力起来。他把那肉柱往深的吞了吞，吮吸的啧啧出声，硕大的龟头时不时地顶到脆弱狭窄的喉头，让他不由自主的收紧嘴巴，腰臀也抬得更高些，双腿更是缠紧武王的腰，内壁颤动着收缩。

武王被那肉穴猝不及防的夹紧，呼吸粗重，掐着腰身的手指不由也用了力气，按下更多的指痕，他用阴茎磨着那最要紧处，将身下人撞得不住往前，使得殷郊的舌尖抵上口中肉棒翕张的马眼，不住地磨蹭。

上下两张口都被人占着入侵，殷郊情动得不能自己，穴中缠得越紧，口里吞得更深，耳中尽是肉体拍打和水声淅沥，身体酥软得仿若不是自己的，只任由两个男人将他又顶又撞得瘫软在榻上晃动。

无尽的欢愉席卷全身，殷郊喉头收紧，夹住了那冲进来的肉棒头部，那东西跳动着涨大，姬发低吼一声，尽数射进了殷郊嘴里，些许含不住的浊液随着他的抽动，缓缓溢在唇边。殷郊懵懵地窝在姬发腿间，自然的咽下了口中腥气的体液，他有些痴痴地继续舔着唇边的热物，一下又一下地舔干净了，也舔硬了。

武王气闷地看着他乖顺的动作，将人一把抱过，压在怀里：“你倒是疼他，可你看……”瞥了一眼一旁蠢蠢欲动的姬发，笑道：“年轻的可不中用啊……”他挺身将阴茎送得更深些，抵住那最脆弱不经弄的地方就是一顿禽，次次都又重又快，直将那软穴入得沁出更多的水来，只知道柔媚地迎合。殷郊整个人都红透了，粗壮顶着他最柔软最紧致的内里磋磨，他从头发丝到脚尖都是麻的，这快感已经太超过，他颤巍巍的哭喘一声，肉茎抖着泄了身。

抽搐的软穴让武王更是压下腰发狠的顶撞，高潮中的内里软绵紧窒，一呼一吸间都是讨好，肉茎在在在那极乐之中涨的更大，将精液尽数缴给了心爱的王后，以示他的忠诚与臣服。

殷郊还沉浸在灭顶的快感中，就被年轻的姬发拖进怀里，沙哑的嗓音在他耳边蛊惑：“殷郊，你再给我一回，我比他中用许多。”殷郊这会儿还没回过神，当爱人还未尽兴，只胡乱点头答应。

姬发见他应了，兴奋地将人从后搂坐在自己怀里，下身一挺，就将硬涨的阴茎送了进去。甫一入巷，姬发就大开大合的禽干着，次次都去顶那穴心，撞的怀中人不住低吟，那肉穴

里还存着武王刚射进去的精液，湿滑泥泞的厉害，姬发一想到此，就不由得想逞勇斗狠，好让心上人知道自己的好处，他挺腰一下下捣着，那穴口被彻底撑开，艳红湿烂的紧紧箍着粗壮的肉茎，汁水随着动作淌得交合处一塌糊涂。

殷郊被姬发握着腰肢颠动，肉穴里被杵得又热又痒，止不住地去绞去缠，他想开口让姬发再轻一些再慢一些，可粗大的硬物进入时让他满足饱胀，出去后就空虚得难耐极了，于是出口的都是不成字句的呻吟，全是渴望的索求。

武王垂着的巨物本就半勃着，又被殷郊发痴模样刺激得彻底硬了，他瞧着二人云雨正酣的样子，哼了一声：“便宜你了。”就扯过了殷郊的一双脚来，将跨间肉棒蹭了上去。

殷郊的脚要小一些，此处常年不见天日，近几年又养得愈加柔嫩光滑。武王把这一双玉足箍在掌中，将自己的性器塞了进去，一下下禽弄着。紫红的肉棍在那白皙的皮肉里抽动，看得武王愈加起兴，他把那双脚按紧，让颤动着的十个脚趾摩擦着茎身和头部，黏腻的液体糊满了指缝，又用前端不住得顶着敏感脚心，只把那里磨红了还不够。

武王直起身到了殷郊身前，他将粗硬的阴茎蹭上那饱满的胸脯，又带着殷郊的双手去挤压那里的软肉，在那胸乳间的沟壑里出出进进，偶尔还坏心的用龟头去磨蹭红肿的乳头。

殷郊身下被姬发插得酥麻，不住的挺身想躲，不曾想又被武王抓住，按着那挺起的胸乳折磨。穴里涨得酸软，身前性器蹭着不知谁的手掌也爽得要命，再低头又看见深色肉棒撞得乳头东倒西歪，好几重的快感终于将他击溃，殷郊软着身子，抓紧不知谁的手臂，呢喃着：“夫君，姬发，我不行……”身下愈加凶狠地征伐让他叫着：“你快些，唔……”口中也被

热烫的粗大塞满，两人一个在上一个在下，又在他的两张嘴里插弄起来。

姬发自听了殷郊一声“夫君”，便不能自抑地加快了禽干的动作，想要将那最深处都征服，他的嘴唇咬着那敏感的耳廓，滚烫的呼吸送进耳道之中：“殷郊，殷郊，再叫一声……再叫一声！”

殷郊却没有再给回应，只发出一些低吟，他被禽得稀里糊涂，武王却听明白了年轻人的祈求，不知名的火气上涌，他伸手掐住爱人的下颌，逼他把嘴巴张得更开，好将性器送的更深入，禽过那敏感湿润的口腔内壁，顶到脆弱的喉口，让人只能发出模糊的声音。

殷郊只觉得自己要坏掉了，他满身都湿了，腹中一团酸软的感觉扯得他要坠入深渊，他想喊停，却无奈被堵着嘴，张口也只是被更深地插进喉口，止不住的哽咽让他满脸都是泪痕，高潮突兀而迅猛地将他彻底抛上云端，不知今夕何夕。

年轻的姬发和威严的武王都被殷郊吸吮的头皮发麻，他二人默契地加快速度，温热的体液一波射进了殷郊身体的最深处，一波却淋漓在那艳丽的面庞上。

姬发有些不满地看了一眼武王，就见他低头托住殷郊无力的头颅，温柔的吻着那人微张着的嘴唇，又将那些浊液舔了干净。不知怎的，这淫靡的一幕让姬发头皮有些发麻，殷郊在迷糊中察觉到了他的不安，转头蹭蹭姬发的脖子：“别怕，你不会伤害我……”

姬发不去理会武王的讽笑，只是吻着殷郊肿胀的唇：“殷郊，回到我身边，回来吧……”

殷郊回应着年轻人的吻，慢慢回过神来，手指怜惜地抚摸他的眉眼：“姬发，你且安心，殷郊会回来的，他还要和你走过更长的岁月……”

穿戴整齐的姬发按着腰间的鬼侯剑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方误入的世界。

门外是满月清辉，他披着一身白霜，已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，心满意足地期待所爱归来。

而在武王与王后的寝殿里，一双爱人还在谈论这奇遇。

“他到底是怎么来的？”

“天机遮蔽，我算不出。你不曾有这些记忆吗？”

“模模糊糊，当是梦一场……”

“你怎么又！”

“王后不会以为我如此就够了？再说你今夜只疼惜他了，哪里顾得上我。”湿答答的水声黏糊着，“我不管，你得给够我才行……”